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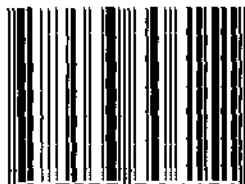
集部

第四〇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4538/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四〇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1.7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500圓

集部第四〇五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五十二卷(二)

(清)儲欣輯

南開大學圖書館山東大學圖書館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
本(河東可之老泉三家集配光緒八年江蘇書局覆刻康熙本)

.....一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五十二

卷(二)

〔清〕儲欣輯

南開大學圖書館山東大學圖書館湖

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河東

可之老泉三家集配光緒八年江蘇

書局覆刻康熙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唐宋十大

家全集錄五十一卷》提要

原序

門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
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
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
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
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
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
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
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固其上上之人僥倖一
切之功靡然從之而士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
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
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
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
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

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说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

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有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序

後學儲欣

廬陵之文自昌黎出余觀其闢佛老明周孔之道排
軋苗上追古六藝之遺大體合矣公又博極羣書與
一時賢人君子馳騁上下日盛月新炳乎樹一家之
著曰居士集者五十卷外集二十五卷表啓四六尚
在其外自公而前未有著作若斯之富矣由是好學
綴文之士靡然宗之至今指數大家者唐韓宋歐各
爲一代稱首始公讀昌黎先生集曰文必至於是而
後已耳由今觀之可謂有志竟成者與第韓之文發
憤於羣言蕪穢之日而公適當一時賢人君子惟韓
是師之時難易固殊焉韓又不專一能而公差若專
焉者所以好廣者流以謂公遜於韓非妄也然韓非
不云乎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羊牧其上峭漸之勢異
也韓峭漸兼施歐一以漸勝然其爲泰山之高則均

耳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學者方竭心并力登其
巔攬其勝不暇而暇擬議差等哉余既錄公文若干
而并論之如此

宋史廬陵先生本傳

元脫脫等奉敕撰

歐陽修字永叔永豐人修四歲而孤母鄭氏有女節以荻畫地教修書字稍長從鄰里借書讀或手抄之抄未竟而成誦舉進士有聲補西京雷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修爲人質直閑廓見義敢爲機弄在前直行不顧無放逐困蹇輒數年及復振起終不改其操范仲淹貶知饒州諫官高若訥獨不言修遺書責之坐謫峽州夷陵令稍近至太子中允館閣校勘修崇文總目改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數論天下事以貧求補外得通判滑州仁宗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召修知諫院未幾用修

宋史廬陵先生本傳

一

同修起居注閱月拜右正言知制誥初呂夷簡罷相夏竦爲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范仲淹等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退姦不易進賢之難而終篇意在夏竦竦不悅因與其黨造爲黨論曰仲淹衍及修爲黨人修乃上朋黨論又上疏言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爲黨論者尤惡修異已又善言其情狀至使內侍監元震上疏賴仁宗終不之信修使河東其所建議尤多會保州兵叛出修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初修出河北仁宗面諭曰勿爲久居計有事言來修對曰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仁宗曰有事但以聞勿以中外爲

詞爲黨論者愈益惡之乃坐用張氏奩中物留田立歐氏氏券左遷知制誥知滁州久之遷起居舍人知揚州徙潁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以母憂去既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怪修髮白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流內銓小人恐修復用僞爲修奏乞澄汰內侍書騰都下宦者切齒楊永德者陰以言中修出知同州外議不平論救者衆遂留判修唐書爲翰林學士加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改侍讀學士知蔡州未行復爲翰林學士判太常寺修在朝以獎進天下士爲已任延譽射薦極其力而後已於經術治其大旨不爲章句不求異於諸儒景祐中與尹洙皆爲古學

宋史廬陵先生本傳

二

已而有詔戒天下學者爲文使近古學者盡爲古文修遂爲天下宗匠蜀人蘇洵嘗論修文章詞令雍容似李翱切近實當似陸贄而修之才亦似過此二人至修作唐書至五代史敘事不魏劉向班固也權知貢舉文士以新奇相尚文體大壞修深革其弊前以怪僻在高第者黜之幾盡務求平淡典要士人初怨怒罵議中稍信服已而文格變而復正拜右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又判祕閣祕書省加兼侍讀辭不受同修玉牒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儀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爲言修曰人材性各有短長實不能舍所長強其所短以給事中罷同提舉諸司庫務

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爲樞密副使未幾參知政事預定策英宗初年親政事慈聖光獻太后垂簾修與三三大臣佐佑兩宮鎮撫四海執政聚議事有未可修未嘗不力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英宗嘗面稱修曰性直不避衆怨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而進人之路稍隘修屢建言遂詔韓琦曾公亮趙概及修各舉五人其後中選者多在清近朝廷亦稍收其用矣又因暇日盡以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財用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上有所問宰相以總目對修以奉祠假家居上遣內侍就中書問取而閱之蔣之奇譏之修遂稱疾力解機務以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年六十矣乞致仕者六不從遷兵部尚書知青州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三辭不受徙知蔡州以老病乞骸骨章數上乃爲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諡文忠修議濮園事雖不叶羣議然結髮立朝諱直不回身任衆怨至於白首而謗訕不已卒以不汚年六十以論政不合固求去位可謂有君子之勇矣修博極羣書好學不倦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爲二十卷校正史氏百家譌謬之說爲多所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內外制奏議四六集又四十餘卷子發奩集辨

宋史忠文公傳

三

序

後學儲欣

廬陵之文自昌黎出予觀其開佛老明周孔之道排軋茁上追古六藝之遺大體合矣公又博極羣書與一時賢人君子馳騁上下日盛月新炳乎樹一家之著曰居士集者五十卷外集二十五卷表啓奏議尚在其外自公而前未有著作若斯之富矣由是好學綴文之士靡然宗之至今指數大家者唐韓宋歐各爲一代稱首始公讀昌黎先生集曰文必至於是而後已耳由今觀之可謂有志竟成者歟第韓之文發憤於羣言無穢之日而公適當一時賢人君子惟韓是師之時難易罔殊焉韓文不專一能而公差若專焉者所以耳食者流以爲公遜於韓而余則謂此繆論也今夫後人之求至前人者其灼知之矣既灼知之因篤好之因深造之得乎否乎不敢知也雖深造

六十居士集集解序

一

之滋不敢知也一旦若化若遷油然而生勃然而長
沃然而茂卓然而立夫是之謂自得而千百世下讀
歐之文者如無韓嗟乎惟其如無韓也乃所謂必至
於是而後已也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前史擬韓
於泰山是歐亦一泰山耳學者方專心并力登其巔
攬其勝不暇而暇擬議差等乎哉予既錄公文若干
而并論之如此

宋歐陽六一居士全集錄目

賦 雜文 原第十五卷

黃楊樹子賦 并序

秋聲賦

山中之樂 三章送 蘇軾

雜說三 并序

論 原第十六卷

正統論上

正統論下

論 原第十七卷

本論上

本論下

朋黨論

爲君難論上

爲君難論下

論 辨 原第十八卷

春秋論上

春秋論中

春秋論下

春秋或問

秦誓論

縱囚論

怪竹辨

六一居士全集卷一

目

二

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一

受業 吳蔚起約文參校

後學宜興儲 欣同人錄

汪 誠牧庭

姪孫在文禮執 全校

賦 雜文 原第十五卷

黃楊樹子賦 并序

夷陵山谷間多黃楊樹子江行過絕險處時時從舟中望見之鬱山際有可愛之色獨念此樹生窮僻不見依君子封植衛愛實而樵夫野老又不知其惜作小賦以歌之

六一居士全集卷一

一

若夫漢武之宮業生五柞景陽之井對植雙桐高秋羽獵之騎半衣嚴粧之鐘風蓋朝拂銀牀暮空固已歲華近日的饒含風婆娑萬戶之側生長深宮之中豈知綠薜青苔蒼崖翠壁枝蕭鬱以含露根屈盤而帶石落落非松亭亭似栢上臨千仞之盤薄下有清湍之潰激澗斷無路林高暝色偏依最險之處獨立無人之迹江已轉而猶見峰漸回而稍隔嗟乎日薄雲昏烟霏露滴負勁節以誰賞抱孤心而誰識徒以竇穴風吹陰崖雪積嶂山鳥之嘲啗晨驚猿之寂歷無遊女兮長攀有遊人兮暫息節既晚而愈茂歲已寒而不易乃知張騫一見須移海上之根陸凱如逢堪寄隴頭之

新殿觀之考
天曆秋聲

客

公謫令夷陵時賦此託物比類其詞甚文

六居士全集卷一

賦

二

秋聲賦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
 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鏗
 鏘鉦鏘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
 之行聲余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
 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余曰噫嘻悲夫此秋聲也胡爲而來哉蓋
 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烟霏雲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
 冽使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
 發豐艸絳澣而爭茂佳木蔥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
 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乃其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
 又兵象也於行爲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
 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
 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草木無情有時
 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于中必
 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漙然片者
 爲稿木黢然黑者爲星屋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
 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
 唧唧如助余之歎息

六居士全集卷一

賦

三

賦之變調別有文情○賦至宋幾亡矣此文殊有深致○僧蒼
繩賦俗不可耐刪之

秋登赤壁宋賦之極有名者而赤壁尤飄飄欲仙 吳蔚起識

山中之樂 三章送慧勤

佛者慧勤餘杭人也。少去父母。長無妻子。以衣食于佛之徒。往來
京師二十年。其人聰明材智。亦嘗學問於賢士大夫。今其南歸。遂
將窮極吳越。闢江湖海上之諸山。以肆其所適。予嘉其嘗有聞
于吾人也。於其行也。爲作山中之樂三章。極道山林間事。以動蕩
其心意。而卒反之于正。其辭曰。

江上山兮海上峯。謁青蒼兮杳噴。叢霞飛。霧散兮。邈乎青空。天鏡
鬼削兮。壁立于鴻濛。崖懸磴絕兮。險且窮。穿雲渡水兮。忽得路而
不知其深之幾重。中有平田廣谷兮。與世隔絕。猶有太古之遺風。

泉甘土肥兮。鳥獸雖離。其人麋鹿兮。既壽而豐。不知人間之幾時。
今但見草木華落爲春冬。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
樂不可見兮。予其往兮誰逢。丹堊翠蔓兮。巖壑玲瓏。水聲聒聒
兮。花氣淙淙。石巉巖兮。橫路風颼颼兮。吹松雲冥冥兮。雨霏霏。白
猿夜啼兮。青楓朝日出兮。林間澗谷紛以青紅。千林靜兮。秋月百
草香兮。春風。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得兮。
予其往兮誰從。梯崖構險兮。佛廟仙宮。權空山兮。鬱穹隆。彼之
人兮。固亦日明而耳聰。寵辱不干其慮兮。仁義不被其躬。蔭長松
之翳蔚兮。藉纖草之半茸。苟其中以自足兮。忘其服胡而顛童。自

古智能魁傑之士兮。固亦絕世而逃踪。惜天材之甚良。今而自靡。丁無庸嗟彼之人兮。胡爲老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久。遲子之返兮。誰同。

做學而未至。然固公闢佛之文也。不可不存。

雜說三 并序

夏六月暑雨既止。歐陽子坐於樹間。仰見日月星辰行度。見星有殞者。夜既久。露下。聞草間蚯蚓之聲益急。其感于耳目者。有動乎其中。作雜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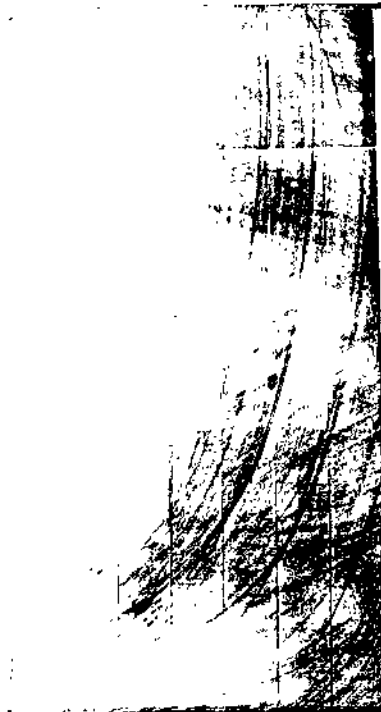
蚓食土而飲泉。其爲生也簡而易足。然仰甚。入而鳴。若號若呼。若嘯若歌。其亦有所求耶。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耶。苦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耶。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耶。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耶。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於是乎有感。

星隕於地。腥穢頑醜。化爲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于物。則蘊而爲思慮。發而爲事業。著而爲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欲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惑者方曰。足乎利欲。所以厚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爲謀。其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已來。未嘗一刻息也。

是何爲哉。夫四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盪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則君子之學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感。

令心豈必在選乎。錄之以見公自任之重如此。



原第十六卷

正統論上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情僞興而盜竊。天下之不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爲閏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爲宋齊梁陳。曰唐而上。至于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爲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又多不公。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槩。大抵其可疑之際。有三。周秦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五代之際也。秦魏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者一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隋承後魏。則無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以得國者。雖異。然同歸於賊亂也。而前世議者。獨以梁爲僞。其可疑者三也。夫論者何爲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始終。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

此賦也

設亦有鬼方亦不能合天

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也。然而論者衆矣。其是非予奪。所持者各異。使後世莫知夫所從者何哉。蓋於其可疑之際。又挾自私之心。而溺於非聖之學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北齊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受。則推其統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爲南史者。詆北曰。廢爲北史者。詆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說也。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澤被于生民。或累世積漸而成王業。豈偏名於一德哉。至於湯武之起。所以救弊拯民。蓋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曆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繆妄之說也。不知其出於何人。蓋自孔子歿。周益衰。亂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異學。肆其怪奇放蕩之說。後之學者。不能卓然奮力而誅絕之。反從而附益其說。以相結固。故曰。秦推五勝。以德自名。由漢以來。有國者未始不由於此說。此所謂溺於非聖之學也。惟天下之至公大義。可以祛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無所私。疑得其決。則是非之異論息。而正統明。所謂非聖人之說者。可置而勿論也。

論南北各挾自私之心。甚確。五德遍王。自晉以下。其說頗不行。獨盛行於秦漢間耳。是非不公。果以此乎。蓋公第爲絕秦者言之。與後世無涉。

正統論下

凡爲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屬則假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正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彊有德者王威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彊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彊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并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子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止統有時而絕也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於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子奪當而正統明然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說多不同其惡秦而黜之以爲門者誰乎是漢人之私論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典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

卷一 論

三

讀公孫龍論
與此相似左
文主不得辨
定命則樂矣

者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爲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爲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崇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爲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爲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大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于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逼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顯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爲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

卷一 論

三